

一百二十回的水滸

(上)

施耐庵集撰 羅貫中纂修

商務印書館





一百二十回的水滸

(上)

施耐庵集撰 羅貫中纂修



一百二十回的水滸

(平裝全三冊)

施耐庵集撰 羅貫中纂修

出版者 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

香港皇后大道中三五號

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香港印刷廠

香港英皇道芬尼街二號D

* 版權所有 *

1969年10月版

1975年12月重印

出像評點忠義水滸全書發凡

一、傳始於左氏，論者猶謂其失之誣，况稗說乎？顧意主勸懲，雖誣而不爲罪。今世小說家雜出，多離經叛道，不可爲訓。間有借題說法，以殺盜淫妄，行警醒之意者；或釘拾而非全書，或捏飾而非習見，雖動喜新之目，實傷雅道之亡。何若此書之爲正耶？昔賢比於班馬，余謂進於丘明，殆有春秋之遺意焉，故允宜稱傳。

一、梁山泊屬山東兗州府，志作濮，稱八百里，張之也。然昔人欲平此泊，而難於貯水，則亦不小矣。傳不言梁山，不言宋江，以非賊地，非賊人，故僅以「水滸」名之。——滸，水涯也，虛其辭也。蓋明率土王臣，江非敢據有此泊也。其居海濱之思乎？羅氏之命名微矣！

一、忠義者，事君處友之善物也。不忠不義，其人雖生已朽，而其言雖美弗傳。此一百八人者，忠義之聚於山林者也；此百廿回者，忠義之見於筆墨者也。失之於正史，求之於稗官；失之於衣冠，求之於草野。蓋欲以動君子，而使小人亦不得借以行其私，故李氏復加「忠義」二字，有以也夫。

一、書尙評點，以能通作者之意，閱覽者之心也。得則如蒼毛點睛，畢露神采；失則如批頰塗面，汚辱本來，非可苟而已也。今於一部之旨趣，一回之警策，一句一字之精神，無不拈出，使人知此爲稗家史筆，有關於世道，有益於文章，與向來坊刻，迥乎不同。如按曲譜而中節針銅人而中穴，筆頭有舌有眼，使人可見可聞，斯評點所最貴者耳。

一、此書曲盡情狀，已爲寫生，而復益之以繪事，不幾贅乎？雖然，於琴見文，於牆見堯，幾人哉？是以雲臺凌烟之畫，幽風流民之圖，能使觀者感奮悲思，神情如對，則像固不可以已也。今別出新裁，不依舊樣，或特標於目外，或疊采於回中，但拔其尤，不以多爲貴也。

一、古本有羅氏『致語』，相傳『燈花婆婆』等事，既不可復見，乃後人有因四大寇之拘而酌損之者，有嫌一百廿回之繁而淘汰之者，皆失。郭武定本，卽舊本，移置閣婆事，甚善；其於寇中去王田而加遼國，猶是小家照應之法。不知大手筆者，正不爾爾，如本內王進開章而不復收繳，此所以異於諸小說，而爲小說之聖也歟！

一、舊本去詩詞之煩蕪，——一慮事緒之斷，一慮眼路之迷，頗直截清明。第有得此以形容人態，頓挫文

情者，又未可盡除。茲復爲增定：或竄原本而進所有，或逆古意而去所無。惟周勸懲，兼善戲謔，要使覽者動心解頤，不乏詠歎深長之致耳。

一、訂文音字，舊本亦具有功力，然淆訛舛駁處尙多。如首引一詞，便有四謬。試以此刻對勘舊本，可知其餘。至如耐之爲奈，躁之爲燥，猶云書錯。若溷『戴』作『帶』，溷『煞』作『殺』，溷『櫃』作『控』，『冲』『衝』之無分，『逕』『竟』之莫辨，遂屬義乖。如此者，更難枚舉。今悉校改。其音綴字下，雖便寓目；然大小斷續，通人所嫌，故總次回尾，以便翻查。回遠者例觀，音異者別出。若半字可讀，俗義可通者，或用略焉。

一、立言者必有所本，是書蓋本情以造事者也。原不必取證他書。況宋鑒及宣和遺事姓名人數，實有可徵，又七修類纂亦載姓名，述貫中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今以二文并備，并列一百八人之里籍出身，亦便覽記，以助談資。

一、紀事者提要，纂言者鉤玄，傳中李逵已有提爲壽張傳者矣。如魯達，林冲，武松，石秀，張順，李俊，燕青等，俱可別作一傳，以見始末。至字句之雋好，卽方言謔詈足動人心。今特揭出，見此書碎金，拾之不盡。坡

一百二十回的水滸 出像評點忠義水滸全書發凡

爲謂『讀書之法，當每次作一意求之，』小說尙有如此之美，况正史乎？

——李贄

小引

吾之事卓吾先生也，貌之承而心之委，無非卓吾先生者。非先生之言弗言，非先生之閱弗閱。或曰狂，或曰癡，吾忘吾也，知有卓吾先生而已矣。先生歿而名益尊，道益廣，書益播傳。卽片牘單詞，留向人間者，靡不珍爲瑤草，儼然欲傾宇內，猶歟盛哉！不朽可卜已。然而奇其文者十七，奇其人者十三，叩爾胸中，則皆未有卓吾先生者也。自吾遊吳，訪陳無異使君，而得袁無涯氏。揖未竟，輒首問先生，私淑之誠，溢於眉宇，其胸中殆如有卓吾者。嗣是數過從語，語輒及卓老，求卓老遺言甚力，求卓老所批閱之遺書又甚力，無涯氏豈狂耶癡耶？吾探吾行箚，而卓吾先生所批定忠義水滸傳及楊升庵集二書與俱，挈以付之。無涯欣然如獲至寶，願公諸世。吾問二書孰先？無涯曰：『水滸而忠義也，忠義而水滸也，知我罪我，卓老之春秋近是，其先水滸哉！其先水滸哉！』吾笑曰：唯唯，非卓老不能發水滸之精神，非無涯不能發卓老之精神。吾之事卓吾先生最久，而無涯之得卓吾先生乃最深，吾愧無涯矣！然無涯非吾，亦誰能發無涯之精神者？吾不負卓吾先生，無涯亦不負吾茲遊也。於是相視而笑，煮茶共啜，取卓吾先生敍忠義水滸

{傳文同聲讀之胥江怒濤，若或應答。吾忘無涯矣，無涯忘吾矣。知有卓吾先生而已矣。

楚人鳳里楊定見書於胥江舟次

宣和遺事

先是朱勛運花石綱時分，差着楊志、李進義、林冲、王雄、花榮、柴進、張青、徐寧、李應、穆橫、關勝、孫立十人爲指使，前往太湖等處，押人夫搬運花石。那十二人領了文字，結義爲兄弟，誓有災厄，各相救援。李進義等十名運花石已到京城，只有楊志爲在潁州等候孫立不來，在彼處阻雪。那雪景如何？正是：

亂飄僧舍茶煙溼，

密灑歌樓酒力微。

那楊志爲等孫立不來，又值雪天，旅途貧困，缺少日用，未免將一口寶刀出市貨賣。終日價沒人商量，行至日晡，遇一個惡少後生，要買寶刀，兩個交口廝爭。那後生被楊志揮刀一斫，只見頭隨刀落。楊志上了枷，取了招狀送獄，推勘結案，申奏文字回來，太守判道：

楊志事體雖大，情實可憫，將楊志誥劄出身，盡行燒毀，配衛州軍城。

斷罷，差兩人防送往衛州交管。正行次，撞着一漢，高叫楊指使。楊志抬頭一覷，卻認得是孫立指使。孫立驚怪：『哥怎生恁地犯罪？』楊志把那賣刀殺人的事，一一說與孫立道罷，各人自去。那孫立心中

思忖，楊志因等候我，故犯着這罪。當初結義之時，誓有厄難相救，只得星夜奔歸京城，報與李進義等知道。楊志犯罪因由。這李進義同孫立商議，兄弟十一人，往黃河岸上，等待楊志過來，將防送軍人殺了，同往太行山落草爲寇去也。是年正是宣和二年五月，有北京留守梁師寶，將十萬貫金珠珍寶，奇巧正段，差縣尉馬安國一行人，擔奔至京師，趕六月初一日爲蔡太師上壽。其馬縣尉一行入到五花營堤上田地裏，見路傍垂楊掩映，脩林蕭森，未免在彼歇涼片時，撞着有八個大漢，擔得一對酒桶，也來堤上歇涼靠歇了。馬縣尉問那漢：『你酒是賣的？』那漢道：『我酒味清香滑辣，最能解暑薦涼，官人試置些飲。』馬縣尉方爲饑渴疲困，買了兩瓶，令一行人都吃些個。未吃酒時，萬事俱休，纔吃酒後，便覺眼花頭暈，看見天在下，地在上，都麻倒了，不省人事。籠內金珠寶貝，正段等物，盡被那八個大漢劫去了，只把一對酒桶撇下了。直至中夜，馬縣尉等醒來，不見了擔仗，只見那酒桶撇在一壁廂，未免令隨行人挑着酒桶，奔過南洛縣，見了知縣尹大諒，告訴上件事因。尹知縣令司吏辨認酒桶是誰人動使，便可尋覓賊蹤。把酒桶辨驗，見上面有『酒海花家』四字分曉。當有捉事人王平到五花營前村，見酒旗上寫着『酒海花家』四字。王平直入酒店，將那姓花名約的拿了付吏。張大年勘問因由，花約依實供吐道：『三日前日

午時分，有八個大漢來我家裏吃酒，道是往嶽廟燒香，問我借一對酒桶，就買些個酒去燒香。」張大年問：「那八個大漢，你認得姓名麼？」花約道：「爲頭的是鄆城縣石碣村住，姓鼂名蓋，人號喚他做「鐵天王」，帶領得吳加亮，劉唐，秦明，阮進，阮通，阮小七，燕青等。」張大年令花約供指了文字，將召保知在行着文字，下鄆城縣根捉。有那押司宋江，接了文字看了，星夜走去石碣村，報與鼂蓋幾個，暮夜逃走去也。宋江天曉，卻將文字呈押，差董平引手下三十人至石碣村根捕。不知那董平還捉得鼂蓋一行人麼？真個是：

網羅未設禽先遁，

機穽纔張虎已藏。

那鼂蓋一行人星夜走了，不知去向。董平只得將鼂家莊圍了，突入莊中，把鼂蓋的父親鼂太公縛了，管押解官。行至中途，遇着一個大漢，身材狼惡，遍體雕青，手內使柄潑風鑊鐵大刀，自稱「鐵天王」，把鼂太公搶去。董平領取弓手回縣，離不得遭斷吃棒。且說那鼂蓋八個劫了蔡太師生日禮物，不是尋常小可公事，不免邀約楊志等十二人，共有二十個，結爲兄弟，前往太行山梁山去落草爲寇。一日，思念宋押司相救恩義，密地使劉唐將帶金釵一對，去酬謝宋江。宋江接了金釵，不合把與那娼妓閻婆惜

收了。爭奈機事不密，被閻婆惜知得來歷。忽一日，宋江父親患病，遣人來報宋江，告官給假，歸家省親。在路上撞着杜千張兩個，是舊時知識，在河次捕魚爲生，偶留得一大漢姓索名超的，在彼飲酒，又有董平爲捕捉，蓋不獲，受了幾頓麤棍狼棒，也將身在逃，恰與宋押司途中相會。是時索超道：「小人做了幾項歹的勾當，不得已而落草。」宋江寫着書，送這四人去梁山，尋着鼃蓋去也。宋江回家，醫治父親病可了，再往鄆城縣公參勾當。卻見故人閻婆惜又與吳偉打援，更不保着宋江。一見了吳偉兩個正在假倚，便一條忿氣，怒髮衝冠，將起一柄刀，把閻婆惜、吳偉兩個殺了，就壁上寫了四句詩，道是：

殺了閻婆惜，

寰中顯姓名。

要捉兇身者，

梁山泊裏尋。

是日鄆城縣官司得知，帖巡檢王成領大兵弓手，前去宋家莊上捉宋江，爭奈宋江已走在屋後，九天玄女廟裏躲了。那王成根捕不獲，只將宋江的父親拿去。宋江見官兵已退走，出廟來拜謝玄女娘娘，則見香案上一聲響亮，打一看時，有一卷文書在上。宋江纔展開看了，認得是個天書，又寫着三十六個姓名，又題着四句道：

破國因山木，

刀兵用水工。

一朝統將領，

海內聳威風。

宋江讀了，口中不說，心下思量：『這四句分明是說了我裏姓名。』又把開天書一卷，仔細看覷，見有三十六將的姓名。那三十六人道箇甚的？

『智多星』吳加亮

『玉麒麟』李進義

『青面獸』楊志

『混江龍』李海

『九紋龍』史進

『入雲龍』公孫勝

『浪裏白條』張順

『霹靂火』秦明

『活閻羅』阮小七

『立地太歲』阮小五

『短命二郎』阮進

『大刀』關必勝

『豹子頭』林冲

『黑旋風』李逵

『小旋風』柴進

『金鎗手』徐寧

一百二十回的水滸

宣和遺事

「撲天雕」李應

「赤髮鬼」劉唐

「一直撞」董平

「插翅虎」雷橫

「美髯公」朱仝

「神行太保」戴宗

「賽關索」王雄

「病尉遲」孫立

「小李廣」花榮

「沒羽箭」張青

「沒遮欄」穆橫

「浪子」燕青

「花和尚」魯智深

「行者」武松

「鐵鞭」呼延綽

「急先鋒」索超

「拼命三郎」石秀

「火船工」張岑

「摸着雲」杜千

「鐵天王」晁蓋

宋江看了人名，末後有一行字寫道：「天書付天罡院三十六員猛將，使「呼保義」宋江爲帥，廣行忠義，殄滅姦邪。」宋江看了姓名，見梁山灘上見有二十四人，和俺共二十五人了。宋江爲此，只得帶

領得朱仝、雷橫、李逵、戴宗、李海等九人，直奔梁山，尋那哥哥晁蓋。及到梁山，上時分，晁蓋已死，又是以次人吳加亮、李進義兩人，做落草強人首領。見宋江帶得九人來，吳加亮等不勝歡喜。宋江把那天書說與吳加亮等道了一遍。吳加亮和那幾箇弟兄，共推讓宋江做強人首領。案上原有二十四人，死了晁蓋一箇，只有二十三人；又有宋江領至九人，便成三十二人了。當日殺牛大會，把天書點名，只少了四人。那時吳加亮向宋江道：「是哥哥晁蓋臨終時分道與俺，他從政和年間朝東嶽燒香，得一夢，見案上會中合得三十六數。若果應數，須是助行忠義，衛護國家。」吳加亮說罷，宋江道：「今會中只少了三人。」那三人是：

「花和尚」魯智深

「一丈青」李橫

「鐵鞭」呼延綽

是時筵會已散，各人統率強人掠州劫縣，放火殺人，攻奪淮楊、京西、河北三路，二十四州八十餘縣，劫掠子女玉帛，擄掠甚衆。朝廷命呼延綽爲將，統領投降海賊李橫等，出師收捕宋江等，屢戰屢敗。朝廷督責嚴切，其呼延綽卻帶領得李橫，反叛朝廷，亦來投宋江爲寇。那時有僧人魯智深反叛，亦來投奔宋

江這三人來後，恰好是三十六人數足。一日，宋江與吳加亮商量：「俺三十六員猛將，竝已登載，休要忘了東嶽保護之恩，須索去燒香賽還願心則箇。」擇日起行。宋江題了四句，放旗上道：

來時三十六，

去後十八雙。

若還少一箇，

定是不還鄉。

宋江統率三十六將，往朝東嶽，賽取金爐心願。朝廷不奈何，只得出榜招諭宋江等，有那元帥姓張名叔夜的，是世代將門之子，前來招誘宋江，和那三十六人歸順朝廷，各受武功大夫誥勅，分注諸路巡檢司去也。因此三路之寇，悉得平定。後遣宋江收方臘有功，封節度使。